

《伊库斯》虚拟视角透视现实生活

一个爱马如命的少年，竟然犯下了残忍的罪行——刺瞎了6匹马的眼睛。在周围人群的愤怒、困惑与害怕的目光中，心理医生循循善诱，慢慢瓦解了少年的心灵防备，终于揭开犯罪动机……5月17日起至6月3日，由班赞导演的小剧场话剧《伊库斯》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开始了新一轮的演出。



再登人艺舞台

在经过2018年的首轮成功演出后，由人艺演员何靖、王佳骏、张福元、吴珊珊、孙翌琳、王君瑞、班赞等共同出演的话剧《伊库斯》于5月中旬再次登上了人艺舞台。

这部由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的作品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与广泛的影响，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恋马狂》更曾在金球奖与奥斯卡奖角逐中斩获诸多奖项与提名，而这部人艺版的《伊库斯》也同样不负众望，满足了诸多戏剧观众的期待。

《伊库斯》讲述了一段颇为匪夷所思，却极具社会价值与文学深度的故事——一名对于马有着特殊情感的少年，一个与世俗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的家庭，一位治愈了诸多精神病人却最终对自己抱持着怀疑态度的心理医生，一次突发的刺瞎马匹的伤害案件，全剧围绕着探究一位少年的精神世界的过程展开，将剧中人物的思考投射到了现实之中，虽然无论从故事叙述或是精神内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都要显得更为晦涩，但导演认为，这样一部多义性的作品，在今天的国内进行演出却也是恰到好处。

“这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是一部很反传统的、前卫的戏，但现在来看，还是非常符合观众一般的审美期待的。”导演班赞认为，这部作品的多元性与多义性，将是其能够持续演出并不断引发反响的重要保证；“戏剧是提问的，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我们从这个戏中能够看到很多面，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这样一个广阔的层次也能引起观众精神世界的不同思考，引发共鸣与感情的沟通”。

演马不见马

作为一个以“马”贯穿始终的话剧，如何表现“马”的形象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无疑，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剧中饰演艾伦·斯特兰的演员王佳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以前的剧本大多是有人演马，但在人艺版中，导演有了一个空前的想法，没有实体的马，演马而不见马。

在这样的创作思路下，话剧《伊库斯》在舞美方面的展示也显得独具匠心，简约而充满着与剧本一致的多义性，仅靠两个相叠的六边形舞台、三张长椅，在虚实相间的舞台布景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时空转化——回忆与现实，诊室

同马厩，一次又一次地无缝衔接。

“没有具体的实体对象，纯靠演员的表演、舞美、灯光来体现。”话剧迷张可盈在观演后表示，艾伦的独角戏渐入佳境，对手戏、群像戏都十分流畅；“感觉自己就在马厩里，眼前就是马匹”。无实物表演却不让人出戏，这也显示了演出团队的艺术功底。

虽然是一部表现手法较为现代的作品，导演同样认为，这部作品同样有着人艺自己的风格；“表现人性探索与精神自由，这是一个世界性共通的话题”，在舞台时空结构表达上，剧组尝试将虚拟、象征、写意的中国戏曲美学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融为一体，既充分发挥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优势，又在探索着新的舞台表达方式，于是在上一轮演出中为观众所称道的“看不见的马”方才应运而生。

多角度透视生命

从一个充满悬疑感的故事出发，《伊库斯》的信息量远超乎观者的想象，在一个虚实相间的舞台呈现下，亦幻亦真地随着故事的进展与角色一同游走于现实与想象之中，在关于神性、人性的讨论中，建构出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

新境界，这或许将是《伊库斯》带给观众的一种崭新的戏剧体验。

“《伊库斯》是艾伦眼中的‘神’，也是他母亲口中的‘魔鬼’。它的背后，是宗教的精神压迫，是父母的信仰冲突，是性教育的匮乏，也是社会生活的空虚。即便拥有一个优渥的家庭，艾伦却生长在一个无垠的‘精神荒漠’中。最终，父亲、家庭、欲望和信仰在同一个夜晚被一起粉碎。压抑、恐惧和愤怒，终于爆发成喷溅的鲜血、嘶鸣的马叫。这是发生在艾伦身上的悲剧，也是时代和社会的伤痛。”

在表演上，话剧《伊库斯》既充分发挥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优势，并力求有所创新，将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的心理写实与间离、表现、象征的舞台手法融会贯通。在《伊库斯》这部作品中，存在社会氛围、家庭关系和个体心灵现实的三层结构，通过一切舞台手法着力展现出人物之间多重矛盾的构成，并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王佳骏表示，要把这一内心世界表现出来就需要演员自身对作品、对角色的理解；“只有理解才能自然而然的表演，如果是带有目的性的表演，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无法带来更好的效果”。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杨海丹

《团圆》用身体叙事探求精神向往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5月25日-26日《团圆》将登上北京蓬蒿剧场的舞台，并由逃荒、下乡、打工、留守、人生五幕构成，讲述一个家族四代女性的迁徙故事。

据悉《团圆》从太姥姥因饥饿逃荒开始，为了生存，她带着四个孩子一路从山东老家逃到东北，历经艰难险阻。在这里，“团圆”并非是与家人团聚的含义，恰恰相反，在这部作品中“离别”是重点。太姥姥离开了村庄，因饥饿逃荒；姥姥离开了乡镇，因上山下乡；母亲离开了县城，因进城打工；女儿最终也选择离开故乡，因为她不愿接受“留守”的生命状态。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月《团圆》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术

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并在北京3画廊首演；随后在2018年12月，该作品获邀参加第九届南锣鼓巷戏剧节；而在今年《团圆》则获邀参加第十届南锣鼓巷戏剧节优秀作品回顾展演。

导演史晶敬表示，故事里的几代人，都因为生活中的种种驱动不得不离开一个旧的空间去往另一个新的空间，也不得不忍受与亲人或故土的离别之痛。“面对‘团圆’的普遍意义，我无法做一个忠于语言大众意义的作者，这部作品着重探寻‘团圆’的意义，是我与我自己的团圆，精神和肉体的团圆，过去和现在的团圆，未来和永恒的团圆，这种团圆渴求是中国人骨子深处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弃。”

《四张机》再现百年前的风云变幻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5月23日-6月1日，话剧九人2019年的最新力作《四张机》将在北京西区剧场登台亮相，并将故事放在百年前的北平红楼。

《四张机》聚焦民国之初华夏最激荡的一年，探讨知识分子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对于社会、国家、大学的信念与取舍，但该作品另辟蹊径，将笔锋藏于对四张考卷的争论中：民国八年，风云激荡。三位秉性各异的北大教授，古鹤箴、卢泊安、求三野，负责主持当年的北大文科招生会议。是夜，四张意想不到的答卷被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录取，还是不录取？夏蝉躁动不安，三位教授也陷入了一场关于治世求学和乱世成人的辩论。四张试

卷摆在桌前，是三个教授要回答的难题。四张卷子的背后，四位青年人的命运之匙也在被慢慢转动。

公开资料显示，九人剧组八年前成立于北大校园，这一次《四张机》将目光投向知识分子自身，将舞台回归到百年前的北大。在剧作的排演过程中，主创团队深入研究了诸多历史文本、影像资料，演员团队也对人物原型进行了细致的琢磨理解。与此同时，尽管《四张机》是一出“文人”戏，但文本除了以台词形式出现，还被图像化处理成为了舞台的一部分，甚至借用古人“诗谜”“诗眼”的做法，形成了视觉上的有趣线索，借助简约清雅的舞台，灵活巧妙的布景，也为剧作注入了张弛有度的生命力。